

醫學博士 草地醫師 開啟盲人的一片天

訪羅東五福眼科院長——林逸民醫師

採訪／楊幸靜、楊秋明、黃旭志、黃尚本
撰文／楊幸靜

推開一扇生鏽了的拱形小柵門，走進一道爬有青苔的矮牆，羅東鎮上的人車喧鬧聲隨即被摒隔在外，採訪小組人員紛亂的心隨著時空的轉換沈澱了下來，不知不覺中，我們的動作也顯得小心翼翼起來，誰都不想破壞這午后難得的幽靜。

這是一間稍具歷史的日式木板小洋房，和整條街上的樓厝頗不相稱。你能想像這樣具古意雅靜的小洋房住著什麼樣的行醫者嗎？

敬畏上帝 就是智慧的開端

他——林逸民醫師，是羅東五福眼科院長，是擁有醫學博士學位卻跑到羅東這個小鎮開業行醫的草地醫生。是什麼原因讓他放棄原本在美國的教



● 日式風格的五福診所

職，毅然決然回到台灣偏遠的東部服務？是什麼動力一直支持他辦盲人學校、盲人事業？

整個訪談就從林醫師的一句話『敬畏上帝，就是智慧的開端』開始。

有台灣史懷哲之稱的陳五福老先生，早年來到偏僻的宜蘭地區行醫濟世、樂善好施，受其恩惠者不計其數。林醫師相信，當初陳五福醫師致力興辦盲人學校、從事盲人事業，必也是藉著信仰來驅使他、支持他無怨無悔的付出。林醫師

之所以回國，也是基於他的信仰中心，要來延續五福先生的事業，繼續為弱勢朋友們服務。不諱言，他起初到澳花做義診的情況並不好，也不受重視。尤其是無法讓當地原住民朋友認同，無法取得信任。也許是上帝的愛、讓



● 擁有醫學博士學位，卻跑到羅東小鎮開業行醫的林逸民醫師

林醫師有同理心，非但不因感到挫折而放棄，反而更誠心的與當地居民溝通。他說：「你們不需要我來憐憫啊！盲人朋友，你就像是小朋友跌倒般，等到我把你牽起來，之後的路你就要自己走啦！你們那裡需要我來憐憫呢？」就這樣林醫師與當地朋友建立了更好的默契，義診的效果也轉好許多。

誤把 DM 看成 MD

談到學經歷，林醫師坦承說他大學前四年都沒有用心下苦功唸書，直到進入省立台中醫院見習時，誤把 DM（糖尿病）看成 MD（醫師）鬧了個笑話後才開始發奮圖強。他踏實地把基礎科目都重新讀過。雖然起步比別人慢，但是辛苦努力所得的代價卻是不輸人的。畢業之後，到美國華盛頓

大學當實習醫師、住院醫師。接著到國立國家衛生研究院當研究員，做青光眼的研究並發表論文。之後到紐約大學當講師，又回到華大念書，最後到德州大學當眼科臨床教授。

採訪小組在參觀完五福診所的設備後，林醫師說：「To hear is to forget! To see is to remember! To do is to understand! And to teach is to learn twice!」他並謙虛的說他再到學校兼課，是「再學習」，所以他愛到學校去「再學習」。

政府出錢我出力 「弱視」族不再「弱勢」

談到盲人事業，林醫師充滿感激的說，很感謝政府不但重視，而且十分支持及配合。林醫師出力到全省需要他的縣市免費去做弱視力檢查，而政府則出錢補助弱視族群配製價格昂貴的眼鏡。這樣相互配合之下，「弱視」朋友將不再是「弱勢」族群了。距離五福診所不到五分鐘車程的慕光盲人學校，也將繼續招收盲人學員，並教授其生活技能及輔導就業。

眼中有台灣

對於自己醫師角色的定位，他認為醫師應當要走入人群。當初他因為體會到若不藉

由政治的力量，很多事無從改革起。基於疼惜、關愛台灣的立場他才會走入政治。即使身為國大代表，林醫師仍不忘自己是眼科醫生的身分，常常以眼科疾病比喻台灣問題，在國民大會上發表演說。他始終一本初衷——醫師要走入人群、服務更多人。

有情有義的行醫者

行醫生涯中社會上各階層的人大都碰過。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：一位年輕人因有感於林醫師悉心地檢查、治療及安慰他失明多年的老母親，不同於一般的醫生，他向林醫師坦承自己是黑道大哥，並在一本日文書上簽下自己的姓名、電話，表示今後若林醫師遇上麻煩，他願意替林醫師出面解決。而本子上所簽下的姓名、電話，也在日後巧妙地化解掉數次危機。

小小空間，大大包容

診所的後面，是林醫師的住處及五福先生在世時的住所和病房，這三個地方共同圍著一個別緻的小庭院。林醫師特別解釋如此設計的原因，原來是五福先生體恤病人臥病時的痛苦，希望藉著美景來轉移病患的注意力，得到心靈上的撫慰。林醫師還強調：醫師和病



● 雖然是小鎮醫生，診所的設備卻是醫學中心級的喔！

人是平等的，所以應該共享美景。如此小小的空間中，竟蘊藏大大的包容和體諒，更使我們景仰先輩的風範和氣度。

對主流醫療體系的批判

談到台灣主流醫療體系，林醫師認為：財團進入醫院已是不爭的事實。全民健保在制度還不成熟時就貿然實施，實在有可議之處。政策上的改進，如：投保比率開放、審核透明化、不以健保制度來控制醫療品質等，是有必要的。再談到醫院評鑑的問題，林醫師語氣略帶激昂的說：「專職人員就應該做好專職的工作，不應以兼職的身分來提高所兼職

醫院的評鑑等級。」一語道破醫院評鑑的不公。

鵲鰥情深

年紀已過半百，林醫師有點愧疚的說：將來如果退休的話，他要把剩下來的時間多用

來陪太太，一起做她想做的事。林太太以頗能諒解的語氣接著說：「只怕他是個閒不下來的人。」話畢，夫妻倆相視會心一笑。令在場的人都感受到他們彌足恩愛的情感。

訪談結束後，林醫師冒著綿密的小雨，送我們一行人到



● 林醫師與夫人合影

車站。鈴聲一聲又一聲地催促著，我們只好匆忙地趕上車，連一聲「再見」都沒能好好說。火車緩緩駛離月台，令人動容的是：林醫師正趴在鐵欄杆上使勁地向我們揮手、用力地揮。此時我腦中立即閃過了朱自清的「背影」。

慕光盲人重建中心

郵政劃撥帳號：01024182

撰文／楊秋明

成立四十載，位於宜蘭縣冬山鄉的慕光重建中心，是由陳五福醫師所創辦，這個幽靜的學校充分地呈現著當地純淨儉樸的風格，歌德式的建築，有著莊嚴而神秘的氣氛，在那裡我們參觀了電腦教室、按摩教室、點字、定向行動訓練，及協助弱視者閱讀的設備。走過陳醫師及許多不知名人們耕耘的痕跡，我們也逐漸瞭解到，對於盲胞的照顧，實際的職業教育更甚過於浮面的憐憫。一份正當的職業，一個獨立生存於社會的尊嚴，更是當初創校者最高的宗旨，這群朋友們，在正常人所無法理解的黑暗迷濛中，慕光為這群弱勢團體打開了另一扇心靈的窗戶，誠如本

校林世杰老師所言，他在學員們身上學到的，甚至比他所教的還要多，經由他的安排，我們有幸結識了兩位盲胞朋友，一位是嗓音渾亮悠遠的泰雅原住民王先生，令一位是粗獷中洋溢著柔情的石雕藝術家柯先生，他們在音樂與藝術上傑出的表現，改變了我們原本對盲胞的刻板印象。失去視力使他們在求職市場、社會適應上處於劣勢，我們無法想像在成長的過程中他們承受了多少重擊，但如果能有更多機會、更多如慕光的機構，相信在許多領域上仍有可觀的發展空間。盲友的靈魂之窗也許蒙上塵埃，心靈的雙眼依然雪亮，端看這個社會能否給他們敲門磚。